

神州行

曾展强著



第六版

神州行



博益

書名：神州行

作者：曾展強

執行編輯：鄭寶發

封面設計：洪育慶

插圖：洪育慶

出版：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發行：香港電視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500號興利中心十樓
5-7956789

印刷：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八二年八月（初版）

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二版）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第三版）

一九八三年一月（第四版）

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五版、六版）

定價：每本港幣十二元

出版書號：82015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Copyright © 1983 by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那個年輕的孤單影子

說出來，這股悵惘似是離言，却又是二十世紀以來一直困擾現代人的一種思緒——自我追尋、自我肯定。

尤以六十年代始，整個世界都被一股失落風吹上了，大家都不其然既熾熱，又無奈地去追尋真正的自我。

「神州行」之可貴，不僅因為作者娓娓道出了中國大陸的風土人情、名山大川，令熱愛北上漫遊的旅遊人士，作為日後參考的有力資料；他更深切描寫出一個遊子的心聲——獨自承受那份默然的哀愁與歡樂、從四方八面侵襲而來的寂寞與孤獨、與及眼死神作心靈上和肉體上的搏鬥，當然還得忍受別人有意無意間投來的怪異與同情的目光。他從容地描寫出「流浪」並不是想像中的浪漫與新奇，撕開了它的表皮，內裡其實包含了人間的一切喜、怒、哀、樂。

在「神州行」中，作者先節衣縮食的籌足二千四百元港幣的旅費，刻意強迫自己作機械化的體力訓練；繼而打緊算盤，獨啃豬仔飽、「消化餅」，捱硬座位，與風雨和陌生環境糾纏，以至面對死亡，甘受寂寞與無援的輾轉……這種穩固非遊山玩水走遍中國大陸十七省市、四十二處地方那末簡單，如同作者所言：「其實終日不停的聞蕩，並不是時常都那麼清醒，那麼滿懷理想的，很多時自己都弄不清是為什麼，沒有期望要看什麼奇景，也沒有抱什麼掙征的宏願，我只知自己已將旅程變

作是一項「必然要完成的使命」——這種木然的迷惘，或許就是獨行所無法避免的吧！」

神州萬里，可謂到處都是智慧的啓示。今天大部份的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印象，要不是卅三年前的，也是新聞報導、耳濡目染的一鱗半爪，或是隨旅遊團北上看到的浮光掠影而已；因此作者這回隻身北上，獨自探索、體會，撇開任何因素，也是一次可貴的經驗。

「神州行」最可愛的地方，是他以一腔赤子之情，反映出今天中國大陸的風貌，旁徵博引的寫出故國的風土人情、河山景象，比之一般的遊記又添一股濃郁的情意。加上作者身爲年輕記者，文中在在洋溢着敏銳的觸覺，他恰當而巧妙地加插了很多有趣的小人小事，這些觀察入微的描寫，勾勒出活潑生動的畫面，使人讀來不時發出會心的微笑。對於讀者，這是很好的享受。

可以這麼說，「神州行」不獨可作爲一篇遊記看，其可貴處是可以看到那個年輕的孤單影子如何利用有限的金錢與時間，作無限的精神上吸收與領悟，對於年青一輩的讀者，這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作爲日後上路的參考；而對於更多內心驕美，徒嘆無勇氣獨闖流浪的人，則「神州行」又是一種最佳的精神舒暢劑。

編者



前言

把勁的去衝去碰，有人說是魯莽，亦有人說是勇敢，但無論如何，我深信青春並不是屬於深思熟慮的歲月，只要去嘗試，不管成功與失敗，總會有所收穫，而最重要的收穫，或許就是感到曾真正地生活過……及至很久很久以後，更或許因而感到此生無憾。

兩個餘月的單獨旅程，對許多人來說，或許根本算不上是牛麼，但對於二十歲的我，此行却留給我無窮的回憶，多種的磨煉，以及幾分的成長。



作者簡介

曾展強，現於樹仁學院修讀新聞系。他獨個兒闖蕩大陸，作七十日的神州行，是在剛踏入專上學院之初。爲了籌足旅費，他曾幹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如小販、酒樓攝影以及報館翻譯等，那份幹勁與魄力，真叫人佩服。

回港後，他毅然向報館毛遂自薦，撰寫有關這次縱橫大陸的所見所聞，一方面賺回旅費，另一方面也亦藉此鍛鍊文筆，可謂一舉兩得。

曾展強下一個目標是印度，然而世界有名的十大奇觀，他認爲在讀書期間四處瀏覽，四處縱橫，所抱的心境與對事的態度，都會與踏入社會後的迥然不同；而且他堅信日後對他的事業也有一定的幫助。

博益

博益的話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能兩者兼得，當然是人生一大美事與幸事。

曾展強乘著「讀萬卷書」之餘，憑着一股衝勁，懷着一腔熱情，手執二千四百元港幣，獨個兒毅然「行萬里路」，走遍中國大陸的名山大川與大城小鎮；並以他那熾熱的赤子情懷、真切感受，寫成了「神州行」，好讓喜愛旅遊的讀者作為日後的參考資料，和分享他的喜怒哀樂。

「神州行」雖是一本遊記，但其感人處，使你心弦震盪；妙趣處，使你不禁莞爾。

新進作家的新作品，居然在短短數個月內，印發第五次版，這點對博益的發掘人才的工作，的確給予無限的鼓勵。

目錄

第一章 雲遊第一站

第二章 杭州

第三章 上海

第四章 山東

第五章 遼寧

第六章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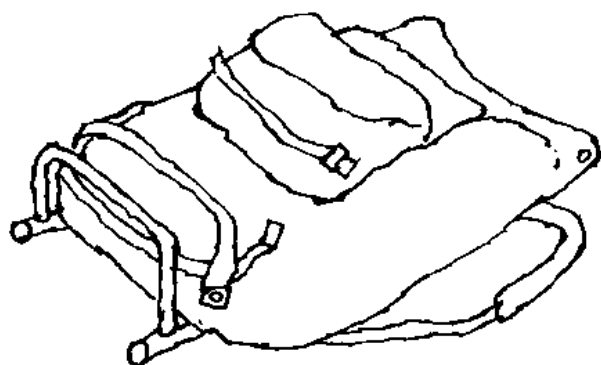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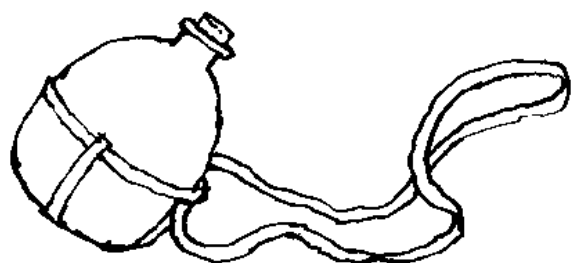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四川

第十二章 長江三峽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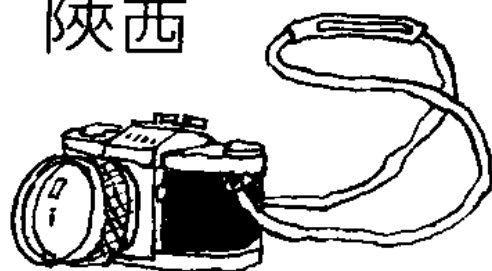
廣州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内蒙古
山西
河南
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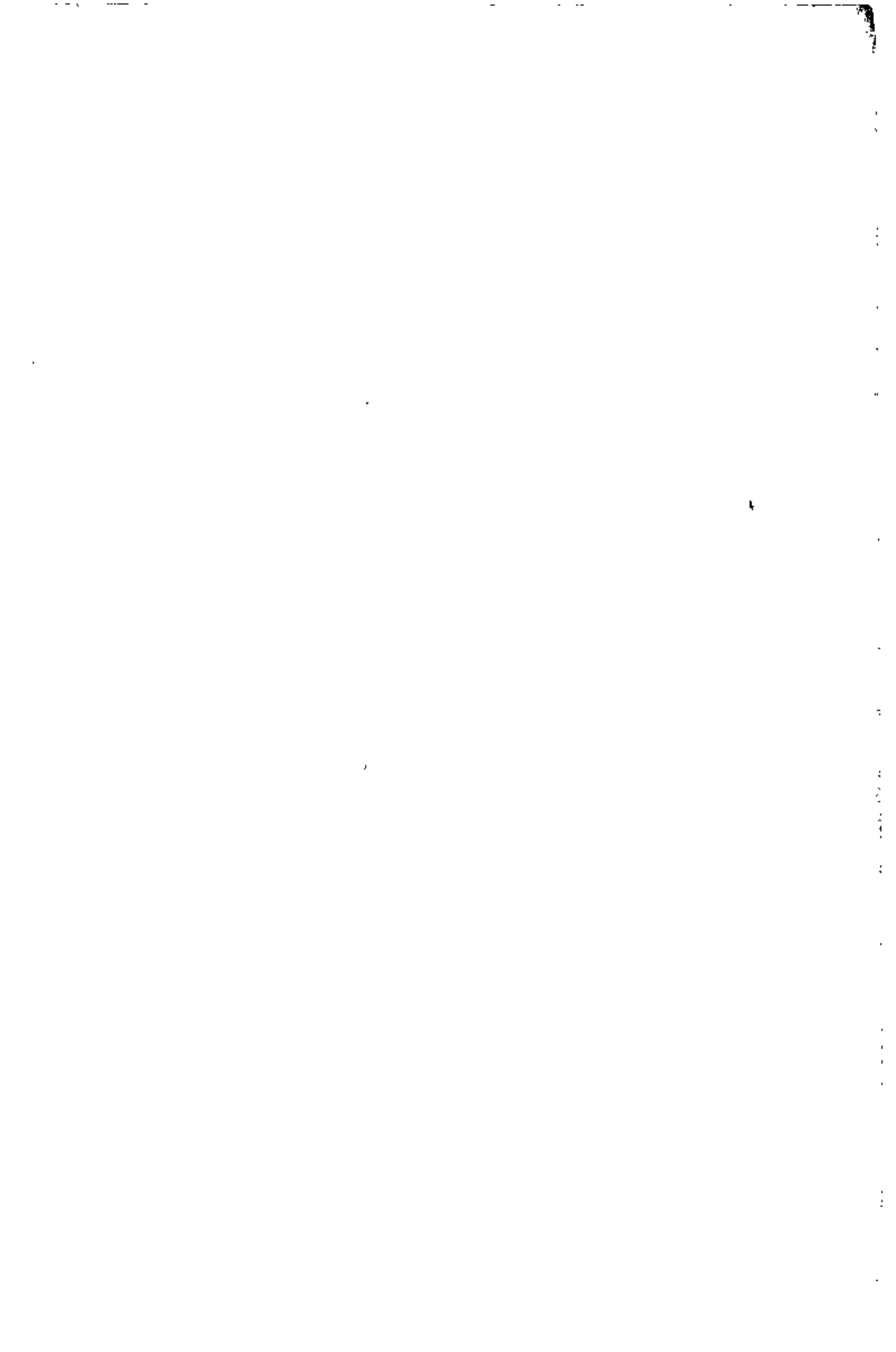
神州别作



神州行

楔子

筆者在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日清晨，在巔峯的體力狀態下，以飽食不求色味、半宿旅館、半宿火車站，以二千四百元港幣，走遍中國長江、黃河兩岸，攀過東嶽泰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翻越巒山、黃山、嶗山、峨嵋山，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十七省市、四十二處地方。途中飽嘗人情冷暖，盡臨生活辛酸，爲的除了是要一睹中國名川大壑，更重要的是給自己獨立的機會；然而，當踏過深圳橋後，筆者對祖國的河山風貌，却感到異樣的陌生、異樣的迷惘……。



廣州

雲遊第一站



回想廣州兌黑錢的嘍囉、小王的率直純真，
廬山居民的親切熱誠、現在這新相識的
討外匯卷用心……人性就是這般可愛與可惡，
而人性終歸是人性，並不因地域限制而有所不同。

我的信念是：人愈受困苦，便愈硬朗。

第一章 雲遊第一站——廣州

踏過深圳橋，便揭開我單獨旅程的第一頁。

我計劃由廣州出發，沿着華東北上，轉向遼東半島，再往內蒙進發，折返華中邁向洛陽，再沿西安直下昆明，折上長江沿江而下，直抵武漢轉回南遊，然後返回香港。

因「預期」要遊的城市多達五十個，故在入境填報旅遊目的地之一欄，只得向海關人員請教，得來的回答竟出乎我意料之外：原來中國大陸的旅遊手續已簡化，就是只填報往廣州，也可憑此簽證「雲遊」全中國大陸。

登上往廣州之列車後，莫名的恐懼竟油然而生，只覺前面漫漫長路，一片惘然……我努力的告誡自己：「不能退縮！不可回頭！」……但我實在害怕！

到達廣州後，馬上預購明天往南昌的車票，但售票大堂却擠得水洩不通，人群都在你推我撞地搶購車票，為免四處亂撞，那只好叫「同志」垂詢應往那條人龍排隊。

那「同志」立時擠起一副不經為惹的神態說：「買票？我看全已售空了。」

「同志」向我打量一下後，續以「大發慈悲」的口氣對我說：「好吧！拿你的港幣或外匯券來，我姑且替你弄來車票。」

但由於在港時，早聞內地常有比等非法之徒，專門騙換香港遊客的港幣和外匯券，若遊客不知內情，妄然和他們作黑市兌換，便會獨犯中國大陸的兌換法例而會有被控之虞。

在廣州，因人生路不熟，不敢妄然直斥此等嘍囉，故還是婉拒了他的「好意」。

自己鑽入人叢，好不容易才擠上售票窗前，一問之下，往南昌的車票果然多的是！

由於旅費有限，只可入住兩元人民幣的牀位，卸下行囊，洗擦一番後便溜到珠江橋畔看日落。

黃昏下的珠江江面，經殘陽之餘暉照得一片緋紅，平靜的江水，襯着那渾天凝滯，給人一陣安祥閒適的感覺，遠處偶有小渡輪沿江而下，把寧靜的江水，輾起道道銀波。

坐在江岸兩旁的蒲是閒坐乘涼的居民，他們有的三四知己圍坐下棋，有的憑欄遠眺，有的則在升豆角以備下菜，身處如斯閒逸的江畔上，早些時的惶恐亦在不覺間被淨化去了。

夜幕低垂，但廣州市却一點也不見寂寞，叮叮噹噹的單車聲，生菓檔前的討價還價聲，戲院門外散場的喧鬧聲等，給市面平添不少昇平景象。

但穿過熱鬧的人民路，到達從化公園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雙雙對對的男女，在微弱的星光月映下，呶語淺笑。斯時，真不禁自歎形單影隻——還是走回那燈火通明的鬧市吧！

走在鬧市，邊吃香瓜，邊看熱鬧，但悠然之間，老是隱約覺得被人盯着似的——就看看那是什麼的一回事。

下定決心，立時來個策馬轉身。果然給我發現不遠處的一位小姑娘正凝視着我（我真有如斯「魅力」？倒有一絲自我陶醉），但當她觸及我的目光後，隨即便轉入人叢中失去踪影。

那怕是自己的目光太猙獰，把姑娘嚇跑吧！

於是使繼續在街上東闖西撞，但行不了一會，身旁忽然傳來一聲生硬的呼喚：「叮！先……先……」

驀地側身一看，那竟是剛給我嚇跑的小姑娘，年紀約有十六、七歲，身穿淺橙色的恤衫，一條藍色的百褶裙，正羞人答答的向我走近來。

「先生，可不可以給我拍一張照？」

但當時的我，雙手滿是香瓜汁，口中且還餬着大塊香瓜，樣子實是狼狽不堪；而另一方面，又想起有人說過：

廣州常有此等妙齡女郎，專向單身的遊客搭訕，當然非止于彼此閒聊閒聊這麼簡單，念及至此，一時間實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胡亂扯說：「哦……呀……對不起，太髒……我的手太髒，拿不起相機，對不起。」

此時，可見她一面赧靦。爲了使她好過點，我只好安慰說：「下次有機會再拍吧！」

正欲離去之際，她却又在我身後輕喚：「你是一個人來的？」

我實在不擅於應付此等場面，更怕使她再難堪，故簡單的應她一聲，轉頭道別便匆匆而去。

六月二十一日，乘着早上八時零七分的快車往南昌去。

找着了臥鋪後，便翻開厚厚的旅遊資料，一邊翻着，一邊便以普通話讀出，藉以練習，不料左右的外省「同志」，却聽得目定口呆，竟還以爲車廂來了位日本人。

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半抵達南昌。

寒冷的夜風撲面而來，將睡意一併吹走，我走到火車站前的廣場，坐以待旦，又是一陣無援的感覺。

由於往九江的直快火車，每日只開六時三刻一班，於是決定改爲先到九江，再上廬山，然後再回南昌重遊。

南昌往九江的火車上，因只我一人是外地遊客，故難免惹來重重本地人「圍觀」。給他們評頭品足的打量着，可真尷尬。於是突然靈機一觸，取出數排香口膠，半強半求的請他們一嚐。此招「以退爲進」，果然地怕陌生的鄉下人一一嚇跑，而較友善的，見我這般熱誠便開始與我交談，惟獨自己的普通話實太富「創作性」，故聽得他們一時滿腦子問號，一時又掩嘴竊笑。